

主 編 卞 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一輯)

「洪武、建文朝」

二五

綫裝書局

高太史大全
集十八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
圖書館藏明景泰間
徐庸刊本景印原書
版匡高營造尺五寸
九分寬四寸

高太史大全集叙

故嘉議大夫戶部侍郎前翰林國史院
編脩官授 諸王經青丘先生高啓文
集二十四卷舊一千若干篇今二千若
干篇儒士徐庸字用理之所廣也用理
既以類廣先生文集乃以示昌昌謹爲
序之曰夫將以所學明先王之道救當
世之弊則必著于言焉庶幾見者之用

聞者之有攷也六經更聖人之手其言粹然一出于正要之所以存鑒戒者亦多聖人既沒縱橫捭闔之說興大道幾微漢廣游學之路董生賈誼始各以其學自見著書數千萬言沉雄簡奧其明先王之道陳當世之務畧備矣唐韓愈起力變八代之衰習故其言惟醅而杜甫李白又各以其學自見明王道具時

政謂之詩史宋歐陽脩博學力行本論
之言有益於治至朱元晦則根據六經
之旨攘斥百氏之非歸然爲世儒宗其
大要使人審王伯之畧致義利之辨而
已今諸家之言具存考之可知用之猶
尚可行也蓋三代而下漢唐宋之所以
聳德著業而繼焉以稱治者有賴於是
焉先生生元丙子少稟神慧長讀六經

諸家之言融而通之會而成之又取而力行之其發之於言則浩乎如大川之決防也鏘乎如洞庭之張樂也儻乎如幽壑之舞蛟也致之於用則如射者之於的準乎其無疑也然值國步之既促不苟於用隱於青丘登高望遠撫時懷古其言多激烈慨慷若將於世無足爲者及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建業肆

詔徵賢先生起與元史之脩錄善醜惡
儒者之功庶幾彰施史成授諸王經進
戶部侍郎尊顯極至先生感之力頌先
王之道以匡濟世務言多雄偉奇古足
以聳張德業裨益治化時甚賴之未久
即辭去去後亦蹇連以死嗚呼殆天所
以厄斯文也嘗竊論焉天道惡滿取之

不可以全然詘其身則必信其聲是以
董賈貶逐而名長甫白窮放而詩傳韓
愈歐陽脩朱元晦雖號通顯而未免罷
斥然其言至於今誦習而師承者不衰
正柳宗元所云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
衆也先生死始三十有九使少優游而
待之則得將止於是乎言將止於是乎
行將止於是乎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用理師學於先生之言得之既深遂
勤圖傳之亦使聞者考之而可知見者
用之而可行以明其言之果有賴於世
也嗚呼厚矣

景泰元年庚午冬十二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吳劉昌序

缶鳴集序

人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爲之也豈易也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爲天地變之爲鬼神與凡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詠歌

之載賡之不費辭說而極乎形容之妙
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
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君季迪少有
俊才始余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
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
缶鳴集者閱之累目不倦合古今體數
百首其事雖微可以攷得失備史氏之
所懲勸其辭則余之所欲摹擬而莫之

工者鏗鏘振發而曲折宵如也果何自
而得之方吳郡未入板籍不幸爲潛竊
者據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熟
不苟升斗之祿以自活鬻釜間李迪日
與之處曾不浼焉顧乃率其儔類倡和
乎山之厓水之漭取世俗之所不好者
而好之含毫伸牘鳴聲咿咿及其得意
又自以爲天下之樂舉不足以易其樂

焉此其所得爲如何哉吾聞鍾聲鏗而
立號石聲磬而立辨絲聲哀而立簾竹
聲濫而立會輦鼓之聲灌而立動若缶
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
太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
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何爲一旦而及
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
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知於余而余

知之者商聲之歌不必出於已也而曾
子歌之焱氏之頌不必費辭也而後世
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懂懂
徃來朋從尔思孰能爲余發其吟風之
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於道也幾幾矣
洪武二年秋七月長山病叟胡翰序